

柳莎和華西

(蘇聯)斯·喬治夫斯卡雅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柳莎和華西

——柳莎和華西的愛情故事——



——柳莎和華西的愛情故事——

〔蘇聯〕斯·喬治夫斯卡雅

柳莎和華西

王石安譯

伊·格陵施坦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柳莎的爸爸在戰事中犧牲了，媽媽很鍾愛她。一天，媽媽收養了一個無父無母的孩子華西，她心裏很不高興，覺得媽媽不愛她。可是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，使她覺得她應該愛護華西。於是她就開始照顧他，幫助他，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С. Георгиевская

ЛЮСЯ И БАСИЛЕК

(Из «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» Детгиз 1954)

書號：譯 0147 13 千字 定價 (4) 一角二分

柳莎和華西 (中)

著 者	斯 · 喬 治 夫 斯 卡 雅
譯 者	王 石 安
繪 圖 者	伊 · 格 陵 施 坦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 刷 者	上 海 新 力 印 刷 所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原 商 務 版 本社 1955 年 11 月 新 1 版 一 第 1 次 印 刷
印 數 1—7200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1/8
上海書店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一	在疏散的路上.....	1
二	爸爸沒有了.....	4
三	媽媽給誰圖畫呀.....	6
四	在「兒童之家」裏.....	10
五	柳莎哭了.....	13
六	我不喜歡這個孩子.....	17
七	媽媽領回了華西.....	21
八	乘電車的時候.....	27
九	這是我們的爸爸.....	30

一 在疏散的路上

從前，他們家裏一共三個人：媽媽、爸爸、小柳莎。

戰事一開始，爸爸就上前線去了，家裏只剩下媽媽和柳莎兩個人。後來，戰事越來越接近莫斯科了。德國飛機常常飛來。飛機一來，警報就響起來了，響得厲害，響得討厭。可是柳莎只聽見警報的聲音，卻沒有看見過怎樣放警報？不明白這是什麼東西在叫着？直到後來，戰事完結，柳莎還是不曾弄明白。

不久，莫斯科疏散了。媽媽和柳莎不得不趁了火車，離開莫斯科。她們趁的火車，沒有窗子，也沒有座位，只有兩扇老式的大扯門。她們一清早上車，直到黃昏，火車才開出去。火車剛開動時，既沒有放氣笛，也沒有吹哨子，全不像她們上回避暑去

的時候一樣。車身只是往前猛推一下，又向左右搖擺一下，接着又是一推，又是一搖，車子才算開走了。車身劇烈地震動着，車輪轆轤地猛響着。

車箱裏擁滿了人，小孩子們不住地啼哭，柳莎可沒有哭。在車廂的角落裏，就在地板上，媽媽替柳莎打開鋪蓋，他們鋪成一張臨時的床，並排地坐着。柳莎身子搖晃着，彷彿躺在睡籃裏，不一會，就沉沉入睡。在睡夢中，她仍然握住了媽媽的一隻手。

第二天，竟發生了這樣的事，柳莎幾乎失蹤了。

這是在一個車站上，媽媽下車去給柳莎買牛奶。好久好久，不見媽媽回來，柳莎着慌起來了。她想，火車會不會不等媽媽上車，便開走了！

柳莎跳下車，跌倒在枕木上，跌傷了小膝蓋兒。她爬起來，一蹣一拐地一路向前奔，一路找她的媽媽。只見周圍的人真多，大家都忽忽忙忙，你推我擠，人聲喧鬧。柳莎在人羣裏，身不由主，一會兒給擠到東，一會兒又給推到西。

在人羣裏，柳莎好像看見前面閃過了媽媽的

大衣，那件灰色有帶子的大衣。她用力擁過去，擠到那裏，猛力抓住大衣的帶子，高叫了聲「媽媽」。可是那人不是她的媽媽，卻是一位不相識的女太太，臉上戴着眼鏡。她的大衣是有方格子的，也不跟媽媽穿的一樣。

「小姑娘，你怎麼啦？」那位陌生的女太太問她。「你爲什麼一個人在人堆裏亂鑽，不要給人家踏壞啦！快回到自己的車箱裏去。」

「我不知道自己的車箱在那裏，」柳莎說道。「我要找媽媽呀！」

「好吧！那末你還是站在熱水爐旁邊，讓你媽媽來找你的好。」

柳莎聽了她的話，就站在那裏。等着，等着，她的媽媽卻並沒有來找她。人漸漸少起來了，大家都上了車。喲！火車快要開了。

「媽媽！火車快要開了！」柳莎高聲喊着。

後來，又來了一列火車，把柳莎和媽媽一起趁來的那列火車遮沒了。

現在一切完了，只見又是許多：許多陌生人。

亂紛紛地奔跑，大家又擁擠起來了，人聲又喧鬧起來了！只是不見媽媽。喲！再也看不見媽媽了，再也看不見親愛的好媽媽，穿着灰色有帶大衣的親媽媽了！爸爸沒有了，現在連媽媽也沒有了！

柳莎忽然聽到，好像有人在叫：「柳莎，柳莎！」這是媽媽，她從人羣裏擠了出來，抓住柳莎，雙手捧她起來，像抱小小孩那樣抱起她。媽媽沒有罵她，只是說：「我的小寶貝呀！我的小心肝呀！」

媽媽沒有放下小柳莎，她穿過別輛火車的上下臺，奔到自己的車廂裏，不一會，火車就開走了。她們又在一起了，又並排地坐着了，現在柳莎再也不讓媽媽一個人走開了。

真的，從那一回起，媽媽和柳莎從來沒有分離過。

二 爸爸沒有了

戰爭遠離了莫斯科，媽媽和柳莎又回到莫斯科的老家來了。

回來時，她們趁的才是真正的客車，有座位，有窗子，車務員都穿了漂亮的制服，制服上還有雪亮的銅鈕扣。

她家的屋子還是完整的，只是灰塵滿佈。她們用鑰匙打開了門，柳莎馬上在長沙發底下，找到了她的舊皮球，這還是拉警報的時候，滾到那裏去的。

柳莎幫同媽媽，收拾屋子，揩窗子，擦門把手。雖然回到了家裏，一切都很好，只是媽媽有點悶悶不樂。媽媽也同柳莎談話，也跟柳莎開玩笑，只是她背轉身去，馬上又愁眉不展的，好像有什麼毛病，又好像在那裏生氣！這是爲了什麼呀？柳莎可不明白。過了一年，當隣人們從前線回來的時候，柳莎方才瞭解了。

「呀，爸爸快要回來了，」柳莎說。

媽媽目光低垂，斜瞥了小柳莎一眼，一聲不響，坐在椅子裏，把她抱在懷裏。

「你還記得爸爸嗎？小柳莎！」

「記得。」

「記得清清楚楚嗎？」

「記得清清楚楚。」

「記得些什麼呢？」

「記得他把我抱在膝上，不住搖着我。」

媽媽含淚微笑說：「別的記不起了嗎？」

「不，我還記得他坐在那裏，坐在桌子旁邊看書。我打翻了一瓶墨水，把書弄髒了，他可沒有生氣，只是說『糟糕！』他是個快活人，是個好心人……他的力氣真大！媽媽對嗎？」

「對呀，」媽媽說道，「他是個快活人，是個好心人，他的力氣真大，你要努力學他，也要有大力氣，也要有好心腸！」

媽媽擦乾了眼淚，從匣子裏拿出一張爸爸的大相片來，掛在柳莎小床上面的牆壁上。

三 媽媽給誰畫圖呀

這樣，他們又住在莫斯科自己的家裏了。媽媽工作很多，但是她不必出門，就在家裏工作。她是

一個女畫家，專門替兒童書畫插圖，也畫掛在街頭的宣傳畫。

柳莎也畫畫，自然不像媽媽那樣的畫，可也畫得挺好看，挺像樣。她也有着一大堆鉛筆、顏料、圖畫筆、圖畫紙。

有一天晚上，柳莎已經躺在床上，可沒有睡着，只見媽媽在桌子上放着一小方一小方的紙版，開始畫起來了。

「媽媽，你在那裏做什麼？」柳莎問。

「明天，你自會明白的，」媽媽說。「夜深了，睡吧！」

媽媽走過去，替柳莎把被子蓋蓋好，柳莎閉着眼睛，低聲問她：



「媽媽，媽媽，我不會冷嗎？」

「不，不會冷了，暖得很呢，我的小寶貝！」媽媽回答。「好吧，稍微側轉一點，你就會睡着了。」

柳莎好一會睡不着，儘瞧着媽媽，只見媽媽在方塊紙版上，用尖尖的畫筆，仔細地劃着。電燈光照在她的頭髮上，反射出雪亮的光。

早上，柳莎醒了，一開口就問媽媽：

「媽媽，昨夜你替我畫的那些小方紙版在哪裏呀？」

「替你畫的？」媽媽有些奇怪。

「那末，是替誰畫的？」柳莎問。「你畫書裏插圖，是畫在圖畫紙上的。畫在厚紙版上的，總是爲了我的呀。」

「這一次，我是替別人畫的，」媽媽回答，「是替『兒童之家』的孩子們畫的。」

小方紙版放在窗台上晒乾了。有一方上，畫着一隻厚的香菇，雪白的顏色，有頂褐色發光的帽子。另一方上，畫着兩隻鮮紅的大草莓，帶着手掌一般的小葉子。在第三方上，卻畫着一口井……

「媽媽，爲什麼替她們畫得這麼多？」

「每人一小方，一點不多。他們各人把一小方圖畫釘在自己的衣鈎上面。各人認清了圖畫，就會知道該把自己的大衣掛在哪裏了。他們不是都很幼小嗎？還不會認得自己的名字呢！」

「那末，我沒有識字的時候，爲什麼不替我在衣鈎上也釘一方圖畫呢？」

「因爲我只有你一個孩子，但是在『兒童之家』裏，孩子可多着呢。他們會弄錯自己的衣裳的。」

「那麼，他們不會叫他們的媽媽替他們找嗎？」

「他們是沒有媽媽的。」

「他們一個都沒有媽媽嗎？」

「一個都沒有，所以我和你應該照顧他們，好女兒，好嗎？」

「好呀，」柳莎走到媽媽的寫字檯邊，拉出了底下的抽屜。

柳莎的全部財產，都在這裏：顏色啊，練習簿啊，雄雞的羽毛啊，做洋囡囡衣裳的零頭布啊……

什麼都有。柳莎尤其喜歡零頭布，把它們一股腦兒收集在一起。

「做什麼啊？」媽媽奇怪起來。

「他們的洋囡囡，也許沒有衣服穿吧？」柳莎說。「他們既沒有媽媽，還有誰會給他們零頭布呢？」

四 在兒童之家裏

媽媽和柳莎穿好衣服，把他們要送去的禮物收拾好，媽媽把方紙版放在紙袋裏，柳莎把零頭布塞在籃子裏，她們就動身往「兒童之家」去。

「兒童之家」是在一條小街上。狹窄的街道，靜悄悄的，很少行人。那座屋子前面是一個大院子。院子裏陽光滿地，雪已經全都融解了。靠近籬笆是一個沙坑，黃沙是濕濕的。裏面倒翻着一隻綠色小鉛桶，不知是誰的。

媽媽和柳莎，穿過大院子，沿着洗乾淨的木樓梯上去。樓梯非常明亮，小窗上掛着白布帷，到處

是那麼乾淨，那麼清靜，好像是在夏天的避暑的別墅裏。

有一個婦人，在樓上面迎接媽媽和柳莎。那婦人穿着雪白的罩衣，戴着雪白的小帽子，好像醫生似的。柳莎一見，起初有些害怕，但是那婦人手裏沒有餵藥的小匙，袋裏也沒有聽筒，柳莎這才安心了。媽媽拿來送給孩子們的小方紙版，那婦人很是歡喜。

「多麼漂亮的圖畫呀！」戴小白帽的婦人說。「你親自交給孩子們，他們還要高興呢，你有空嗎？孩子們正在吃早飯。你能不能等一會兒。你不忙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」媽媽說，「我不忙，我等一會好了。」

媽媽拉着柳莎的手，輕輕地走過去，怕擾亂了孩子們。她們走到餐室門口，只見孩子們正坐着進餐。

那間房間寬大，敞亮，地板光滑，好像跑冰場。

房間中央，放着兩張矮矮的小圓檯，只有媽媽齊膝那麼高。檯子四圍都是小椅子。小得像是洋

囡囡的小椅子。孩子們正在進餐。那些最幼小的孩子，保姆還得用小湯匙餵着他們呢！

孩子們吃得很長久。他們時時的偷望着柳莎和媽媽。柳莎和媽媽還站在門口。媽媽手裏拿着紙袋，柳莎拿着小籃子，裏面裝着花花綠綠的零頭布。

最後，孩子們吃完了甜點心，這一餐才算吃好。但是有一個戴着藍圍涎的男孩子，還舉着五指張開的小手。

「華西，你要什麼？」保姆問。「還要添一點嗎？」

華西一句話也沒有回答。給他添了一點點心，他又吃完了。他吃到末了一匙，又舉起小手來了。

柳莎拉拉媽媽的衣袖說：

「媽媽，媽媽，你看，多麼饞嘴呀！添了還要添！」

媽媽笑了起來。

華西回過頭來，看了看媽媽和柳莎，自己也笑了起來。